

王貴與李香

李季著



黃曉

增刊
購行
五元
三六六六六

新中國文藝叢刊

上海望平街出版

王貴與李香香

李季 著

上海華理書店出版



北師大圖 R2324631

序

我以極大的喜悅讀了「王貴與李香香」。因為這是一首詩。

自從「文藝座談會」以來，首先表現出成績來的是戲劇。那年就有新式的秧歌出場了。「兄妹開荒」現在已經傳遍全國。新的戲劇運動，範圍非常廣大，改良的平劇出現了，「血淚仇」和「保衛和平」等秦腔戲出現了，新式的歌劇「白毛女」出現了。這方面的收穫最快，最豐富。戲劇真正到了人民大眾裏面去了。

其次跟着來的，是木刻。這方面革除了外國氣派，採取了中國氣派，也有很大的成績。現在解放區的木刻，代表了中國，在全世界有了地位。

來得更晚些的，是小說和說書，這是最近一兩年間才有的。小說裏面，如「李有才板話」、「呂梁英雄傳」、「抗日英雄洋鐵桶」、「李勇大擺地雷陣」等，獲得廣大的讀者，教育了廣大的讀者，並在小說的領域裏展開了新的一頁。在說書的方面，有韓起祥編的許多本子，顯出民間藝人驚人的天才。

比較來得更遲的，就是詩了。「王貴與李香香」，就是這樣的新詩。用豐富的民間語彙來做詩，內容形式都好的，在外面有袁水拍先生，現在我們這裏也有了。

我們看到：文藝運動突破一重重關，猛晉不已。出來了新的

一套，出來了一批新的人物。每有一次這樣的勝利，都表示了新民主主義文藝運動對於封建的買辦的反動的文藝運動的勝利。新的文化在一個一個的奪取舊文化的壘壘。反動的文藝，因為它有「民族形式」，雖然內容反動極了，但在人民之中據有地盤，毒害人民。革命的文藝如果不學會自己的民族形式，即勞動人民所喜見樂聞的形式，那怕內容很好，就不可能在幾萬萬人民的頭腦裏把舊文藝的影響打倒、肅清。

文化的鬥爭，這是不流血的。但是，不把幾千年來的封建文化所築下的無數壘壘一個個的奪取過來，並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壘壘，那就不會有新的社會。這是一件極其煩難的工作，需要極其堅韌不拔的努力。謝謝毛主席，他給我們指出了道路。謝謝領導文藝工作者走毛主席的路線的許多同志，他們的努力有收穫。謝謝新文藝開路先鋒的各位同志，他們在文藝戰線上披荊斬棘開出了道路，他們是文藝戰線上的戰鬥英雄。我們雖開完任務還很遠，不要驕傲，不要停止。

陸 定 一

王貴與李香香

◁ 陝甘寧邊區民間革命歷史故事 ▷

第一部

一 崔二爺收租

中華民國十九年，
有一件傷心事出在三邊。

人人都說三邊有三寶，
窮人多來富人少。

一眼望不盡的老黃沙，
那塊地不屬財主家？

民國十八年雨水少，
莊稼就像炭火烤。

瞎子摸黑路難上難，
窮漢們就怕鬧荒年。

荒年怕尾不怕頭，
十九年春荒人人愁。

淘完了苦菜上樹淌，
遍地不見綠苗苗。

墳堆裏挖骨磨麵麵，
娘煮兒肉當好飯！

二三月餓死人裝棺材，
五六月餓死沒人埋。

窖裏糧食霉爛遍，
崔二爺糧食吃不完。

窮漢們餓的像隻喪家狗，
崔二爺狠心見死不救！

風吹大樹嘶啦啦的響，
崔二爺有錢當保長。

一個算盤九十一顆珠，
崔二爺牛羊沒有數。

三十里草地二十里沙，
那一群牛羊不屬他家！

烟洞裏冒烟飛滿天，
崔二爺他有半個天。

縣長跟前說上一句話，
刮風下雨都由他。

天氣越冷風越緊，
人越有錢心越狠！

十八年莊稼沒有收，
莊戶人家皺眉頭。

打不下糧食吃不成飯，
崔二爺的租子也難還。

餓着肚子還好過，
短下租子命難活！

王麻子三天沒見一顆米，
崔二爺的狗腿子來催逼。

舌頭在嘴裏亂打轉，
王麻子把好話都說完：

「還不起租子，我還有一條命，
這輩子還不起，來世給你當牲靈。」

「短租子、短錢、短下糧——
老狗你莫非想拿命來抗！」

一句話來三瞪眼，
三句話來一馬鞭！

狗腿子像狼又像虎，
五十歲的王麻子受了苦。

混身打爛血直淌，
連聲不斷叫親娘。

孤雁失群落沙窩，
鄰居們看着也難過：

「冬天穿皮襖爲避風，
王麻子短租穀，不短你的命。」

「房子家產由你們挑，
打死我租子也交不了！」

毛驢撞草垛沒有長眼，
狗腿子不長人心肝。

一根棍斷了又一根換，
白落紅起不忍心看！

太陽偏西還有一口氣，
月亮上來照死屍。

拔起黃蒿還帶根，
崔二爺做事太狠心！

打死老子拉走娃娃，
一家人落了個光踏踏！

冬天裏草木不長芽，
舊社會的莊戶人不如牛馬！

二 王貴攬工

王麻子的娃娃叫王貴，
不大不小十三歲。

崔二爺好打算，
養下個沒頭長工常使喚。

算個兒子掌櫃的不是大，
頂上個攬工的不把錢花。

羊羔子落地咩咩叫，
王貴雖小啥事都知道。

牛驢受苦喂草料，
王貴四季吃不飽。

大年初餃子下湯鍋，
王貴還啃糠窩窩。

穿了冬衣沒夏衣，
六月天翻穿老羊皮。

秋天收莊稼一張鏡，
磨破了手心還說慢。

冬天王貴去放羊，
身上沒有好衣裳。

脚手凍爛血直淌，
乾糧凍得硬梆梆。

心想拔柴放火烤，
雪下的柴兒點不着了。

馬廄開花五個瓣瓣，
王貴攬工整四年。

冬裏雪大來年麥好，
王貴就像麥苗苗。

十冬臘月雪亂下，
王貴想起他親大。

老牛死了換上牛不老，
殺父深仇要子報！

三 李香香

百靈子雀雀百靈子蛋，
崔二爺家住死羊灣。

大河裏漲水清混不分，
死羊灣有財主也有窮人。

死羊灣前溝裏有一條水，
有一個窮老漢李德瑞。

自條子牽繩端五十八，
 食藥只有一枝花：

六月冬月麥當香，
 沒有兄弟死了娘。

脫毛雀雀過冬天，
 沒有吃來沒有穿。

十八歲的雲霞頂上牛一條，
 累死撐死吃不飽。

羊肚子手巾包冰糖，
 驕然人窮好心腸。

玉米細子靈顯鮮，
 恁老漢年老心腸軟。

時常拉着王貴的手，
 兩眼流淚說：「娃命苦！」

「年歲小苦頭重，
 沒辦法大孤零零。」

「討吃子住在關爺廟，
 我這裏就算你的家。」

刮風下雨人間下，
 王貴就來把柴打。

一個妹子一個大，
沒家的人兒找到了家。

四 掏苦菜

山丹丹開花紅姣姣，
香香人材長的好！

一對大眼水汪汪，
就像那露水珠在草上淌。

二道糜子碾三遍，
香香自小就愛莊稼漢。

地頭上沙柳綠萋萋，
王貴是個好後生！

身高五尺混身都是勁，
莊稼地里頂兩個人。

玉米開花半中腰，
王貴早把香香看中了。

小曲好唱口難開，
櫻桃好吃樹難栽。

交好的心思兩人都有，
誰也害羞難開口。

王貴趕羊上山來，
香香在窪裏掏苦菜。

趕着羊群打口哨，
一句曲兒出口了：

「受苦一天不瞌睡，
合不着眼睛我想妹妹。」

停下脚步定一定神，
窪窪裏聲小像彈琴：

「山丹丹花背窪窪開，
有那些心思慢慢來。」

「大路畔上的靈芝草，
誰也沒有妹妹好！」

「馬裏頭挑馬不一般高，
人裏頭挑人就數哥哥好！」

「櫻桃小口糯米牙，
巧口口說些哄人話！」

「交上個有錢的化錢常不斷，
爲啥要跟我這攬工的受可憐?!」

「烟鍋鍋點燈半炕炕明，
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窮。」

「妹妹生來就愛莊稼漢，
實心實意賽過銀錢。」

「紅瓢子西瓜綠皮包，
妹妹的話兒我忘不了。」

「肚裏的話兒亂如禱，
定下個時候，說說知心話。」

「天黑夜靜人睡下，
妹妹房裏把話拉。」

「——滿天的星星沒月亮，
小心踏在狗身上！」

五 兩塊洋錢

太陽落山紅豔豔，
香香擔水上井畔。

井裏打水斗繩繩短，
香香彎腰氣直喘。

黑呢子馬褂緞子鞋，
窪窪裏來了崔二爺。

一顆腦袋像個山藥蛋，
兩顆鼠眼笑成一條綫。

張開嘴臉見大黃牙，
順手把香香捏了一把：

「你提不動我來幫你提，
繡花手磨壞怎個哩！」

「崔二爺你守規矩，
毛手毛腳幹啥哩?!」

「小嬌嬌你不要惱，
二爺早有心和你交。」

「大米乾飯羊羶湯，
主意早打在你身上。」

「交了二爺多方便，
吃喝穿戴由你揀。」

香香又氣又害羞，
擔上水桶往回走。

崔二爺緊跟在後邊，
腰里摸出來兩塊錢：

「二爺給你兩塊大白洋，
拿去並兩件花衣裳。」

香香的性子本來燥，
自幼就把有錢人恨透了：

一恨一家吃不飽——
打下的糧食交租了；

二恨王貴給他攬工——
沒明沒夜當牲靈。

臉兒紅似石榴花：
「誰要你驛錢幹什麼？」

「死丫頭你不要不識好，
惹惱了二爺你受不了！」

挨罵狗低頭順着牆根走，
催二爺的醋癩沒有過够：

「井繩斷了桶掉井裏頭，
終久脫不過我的手。

「放着白麵你吃餒餒，
看上王貴你看不上我？」

「王貴年青是個窮光蛋，
二爺我雖老有銀錢。

「銅籬裏篩麵落麵桶，
王貴的命兒在我手上。

「烟洞裏捲烟房樑上灰，
我回去叫他小子受兩天罪！」

第二部

一 開革命

三邊沒樹石頭少，
莊戶人的日子過不了。

天上無雲地下旱，
過不了日子另打算。

羊群走路靠頭羊，
陕北起了共產黨。

頭名老劉，二名高崗，
紅旗插在半天上。

草堆上落火星大火燒，
紅旗一展窮人都紅了。

千里的雷聲萬里的閃，
劉理馬撥紅了個遍。

紫紅犍牛自帶耒，
鬧革命的心思人人有。

前半晌還是個莊稼漢，
到黑裏搵槍打營盤。

打開寨子分糧食，
土地牛羊分個光。

少先隊、赤衛軍，
儘是些十八九的年輕人。

女人們走路一陣風，
長頭髮剪成短纓纓。

上河裏漲水下河裏渾，
王貴暗裏參加了赤衛軍。

白天到灘裏去放羊，
黑夜裏開會鬧革命。

開龍會來鷄子叫，
十幾里路往回跑。

白天放羊一整天，
黑夜不眨一眨眼。

身子勞碌精神好，
鬧革命的心勁一滿高。

五個手指頭不一般長，
王貴的心思和別人不一樣。

別人的仇恨像座山，
王貴的仇恨比天高：

活活打死老父親，
通剷又要搶心上的人！

牛馬當了整五年，
崔二爺沒給過一個工錢。

崔二爺胡日弄，
修寨子買馬又招兵。

地主豪紳個個兇，
崔二爺是個大壞種！

莊戶人個個想吃他的肉，
狗兒見他也哼幾聲。

衆人向游擊隊長提意見：
早早的打下死羊灣。

心急等不得豆煮爛，
定下個日子：臘月二十三。

半夜先捉定崔二爺，
到天明大隊開進死羊灣。

定下計劃人忙亂，
後天就是二十三。

二 太陽會從西邊出來嗎？

打着了狐子兔子搬家，
聽見鬧革命崔二爺心裏害怕。

白天夜晚不瞌睡，
一垛牆想堵黃河水。

明裏查來暗裏訪，
打聽說誰個隨了共產黨？

聽說王貴暗黑鬧革命，
崔二爺頭上冒火星！

放羊回來剛進門，
兩條麻繩綁上身。

順着繩來橫着綁，
五花大綁吊在二樑上。

全莊的男女都叫上，
都來看鬧革命的啥下場！

連着打斷了兩根紅柳棍，
昏死過去又拿冷水噴。

蕨油點燈燈花亮，
王貴泥身扒了個光。

兩根蕨繩綁着胳膊腿，
細成個鴨子倒浮水。

滿臉泥身血道道，
活像個剝了皮的牛不老。

崔二爺氣兇兇，
打一皮鞭問一聲：

「竊蝦蟆想吃天鵝肉，
窮鬼們還能鬧成個大事情！」

「撒泡尿來照照你的影，
眯眉鼠眼還會成了精！」

「五黃六月會飄雪花？
太陽會從西邊出來嗎？」

「老狗日你不要要威風，
不過三天要你狗命！」

「我一個死了不要緊，
千萬個窮漢後面跟。」

「王貴你不要說大話，
說來說去咱們是一家。」

「姓崔的沒有虧待過你，
猴娃娃養成大後生。

「過罷河你拆了橋，
翅膀硬了你忘了恩。

「馬無毛病成了龍，
該是你一時糊塗沒想通？」

「浪子回頭金不換，
放下殺豬刀成神仙。

「千錯萬錯我不怪你，
年輕人沒把握我知道哩！」

「老王八你不要灌米湯，
又軟又硬我不上你的當。

「世上沒良心的就數你，
打死我親大，把我當牲靈。

「苦死苦活一年到頭幹，
整整五年沒見你半個錢。

「五更半夜牲口正吃草，
老狗日你就把我吼叫起來了！」

「沒有衣裳沒有被，
五年穿你兩件老羊皮。

「你吃的大米和白麵，
我吃頓黃米當過年。

「一句話來三瞪眼，
三天兩頭挨皮鞭。

「姓崔的你是娘老子養，
我王貴娘肚里也懷了十個月胎！

「你是人我也是個人，
爲啥你這樣沒良心？！

「我王貴雖窮心眼亮，
自己的事情有主張。

「鬧革命成功我翻身了，
不鬧革命我也活不長！

「跳蚤不死一股勁的跳，
管他死活就是我這命一條。

「要殺要剮由你挑，
你的鬼心眼我知道：

「硬辦法不成軟辦法來，
想叫我順了你把良心壞。

「趁早收起你那鬼算盤，
想叫我當狗難上難！」

崔二爺又羞又氣惱，
撕破了老臉，一跳三尺高：

「狗咬巴屎你不是人敬的，
好話不聽你還罵人哩！」

說個「打」字皮鞭如雨下，
疼的王貴緊咬着牙。

一陣陣黃風一陣陣沙，
香香看着心上如刀扎。

一陣陣打顫一陣陣麻，
打王貴就像打着了她。

臉皮發紅又發白，
眼淚珠噙着不敢滴下來。

兩耳發燒混身麻，
活像一個死娃娃。

爲救親人想的辦法好，
偷偷的跑出了大門道。

一邊走來一邊想：
「王貴的命兒就在今晚上。

「他常到劉家圪塆去開會，
那裏該住着游擊隊！」

「快走快跑把信送，
遲一步親人就難活命！」

三 紅旗插到死羊灣

隊長的哨子呼呼響，
掛槍上馬人人忙。

聽說王貴受苦刑，
半夜三更傳命令：

「王貴是咱們好同志，
再怎麼也不能叫他把命送。」

二十匹馬隊前邊走，
赤衛軍、少先隊緊跟上。

馬蹄落地嘖嘖響，
長槍、短槍、紅纓槍。

人有精神馬有勁，
麻麻亮時開了槍。

白生生的蔓菁一條根，
莊戶人和游擊隊是一條心。

聽見槍響齊下手，
菜刀、鳥槍、打狗棍。

裏應外合一起幹，
死羊灣鬧的翻了天。

槍聲亂響雞狗亂叫喚，
游擊隊打進了死羊灣。

崔二爺當炕上睡大覺，
聽見槍響往起跳。

打罷王貴發了癡，
洋煙抽的正起勁。

黃銅烟燈玻璃罩，
銀鑲的煙葫蘆不能解心焦。

大小老婆兩三個，
那個也沒有香香好！

肥羊肉掉在狗嘴裏頭，
三槍兩槍奪不到手。

王貴這一回再也活不了，
小香香就成我的了。

越想越甜賽沙糖，
涎水流在下巴上。

烟燈旁邊做了一個夢，
把香香抱在懷當中。

又酸又甜好夢做不長，
「嗵嗵」「聽聽」槍聲響。

頭一槍驚醒坐起來，
第二槍響時跳下炕。

連忙叫起狗腿子：
「關着大門快上房！」

「那邊過來那邊打：
一人賞你們十塊響洋。」

人馬多槍聲調不一樣，
二爺心裏改了主張——

太陽沒出滿天霞，
崔二爺從後門溜跑了。

太陽出來大天亮，
紅旗插在嶮畔上。

太陽出來一朵花，
游擊隊和咱窮漢們是一家。

滾滾的米湯熱騰騰的饅，
招待咱游擊隊好吃喝。

救上王貴鬆開了繩，
游擊隊的同志們個個眼酸紅。

把王貴痛的直昏過，
香香哭着叫：「哥哥！

「你要死了我也不得活，
睜一睜眼睛看一看我!!」

四 自由結婚

太陽出來滿天紅，
革命帶來了好光景。

崔二爺在時就像大黑天，
十有九家沒吃穿。

窮人翻身趕跑崔二爺，
死羊灣變成活羊灣。

燈盞裏沒油燈不明，
莊戶人沒地種就像沒油的燈。

有了土地燈花亮，
人人臉上發紅光。

吃一嘴黃蓮吃一嘴糖，
王貴娶了李香香。

男女自由都平等，
自由結婚新時樣。

唐僧取經過了七二十個洞，
王貴和香香受的折騰鼓不消。

千難萬難心不變，
患難夫妻實在甜。

俊鳥投窩叫喳喳，
香香進洞房淚如麻。

清泉裏滴水水不斷，
滴濕了王貴的新布衫：

「半夜裏就等着公鷄叫，
爲這個日子把人盼死了！」

香香想哭又想笑，
不知道怎麼說着好。

王貴笑的說不出來話，
看着香香還想她！

雙雙拉着香香的手，
難說難笑難開口：

「不是鬧革命窮人翻不了身，
不是鬧革命咱也結不了婚！」

「革命救了俺和我，
革命救了咱們莊戶人。」

「一桿紅旗要大家抗，
紅旗倒了大家都糟糕！」

「快馬上路牛耕地，
鬧革命是咱們自己的事。」

「天上下雨地下滑，
自己跌倒自己爬。」

「太陽出來一股勁的紅，
我打算長遠鬧革命。」

過門三天安了家，
游擊隊上報名啦！

羊肚子手巾纏頭上，
肩膀上揹着無烟鋼。

十天半月有空了，
請假回來看香香。

看罷香香歸隊去，
香香送到溝底裏。

溝灣裏膠泥黃又多，
挖塊膠泥捏咱兩個。

捏一個你捏一個我，
捏的就像活人托。

摔碎了泥人再重活，
再捏一個你再捏一個我。

哥哥身上有妹妹，
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捏完了泥人叫：「哥哥，
再等幾天你來看我。」

第三部

一 崔二爺又回來

大紅睛天下猛雨，
鷄毛信傳來了壞消息。

拿着鷄毛信不住氣的跑：
壓迫人的白軍又來了！

游擊隊連夜開到白軍屁股後邊去，
上級命令去打游擊。

吹起哨子揹起槍，
王貴沒顧上去看香香。

死羊灣黑裏聽到信，
第二天大清早，白軍可進了村。

白軍個個黑喪着臉，
就好像人人都短他們二百錢。

東家查來西家問：
「誰家有人隨了紅軍？」

「誰家分了牛和羊？
誰家分地又分房？」

牛四娃分了一孔窯，
三查兩問查出來了。

崔二爺的大門寬又高，
兩根麻繩吊起了。

兩把藤條一把刺，
混身打成肉絲絲。

白軍連長沒頭鬼，
叉着手來裂着嘴：

「乾井裏打不起清水來，
天生的窮骨頭想發便宜財！」

「閻王爺叫你當窮漢，
斜頭歪腦還想把身翻。」

「仗着你紅軍老子勢力大，
癩爬牛（註：即屎壳郎）還想推泰山！」

「分的東西趕快往出交，
你們的紅軍老子靠不着了。」

繩子細來刺刀逼，
崔二爺的東西都要回去。

狗腿子開路，狼跟在後邊，
崔二爺又回到死羊灣。

長袍馬褂文明棍，
崔二爺還是那個騷樣子。

東家溜來西家串：
「想發我姓崔的洋財是枉然！」

「前朝古代也有人造反，
這些事情不稀罕。」

「世上有怪事，天上也一樣，
天狗還能吃月亮。」

「嘴裏吃來屁股裏巴，
月亮還是亮光光。」

「自古一正壓百邪，
妖魔作亂不久長。」

「真龍天子是個誰？
死羊灣的天下還姓崔！」

本性難改狗吃屎，
崔二爺想吞香，心還沒有死。

打發李德瑞去支差，
崔二爺來到他家裏；

露着牙齒只是個笑：
「小香香，我又回來了！」

「過去的事情，我全不記，
只要你乖乖的跟我去！」

「你那紅軍老漢跑得沒影踪，
活活守寡我心裏不安生。

「不要再任性，你跟上我，
有吃有穿真受活。」

香香又羞又氣又害怕，
低着頭來不說話。

崔二爺當他順從了，
混身發癢心裏似火燒。

屋裏沒人崔二爺胆子人，
照着臉上捏了一把。

順水推舟親了一個嘴，
——大白天他想胡日鬼！

香香氣急往外跑，
一邊跑來一邊叫。

滿臉笑着把門堵：

「女人家做事真糊塗！」

說着說着又上前，

香香把唾沫吐了他一臉。

雙腳亂踢手亂抓，

崔二臉上叫抓了兩個血疤。

隣居們都來看熱鬧，

崔二爺害臊往回跑。

臨走對着香香說：

「看你鬧的算個啥？」

「打開窗子，把話說個明，

這一回你從也要從，不從也要從！」

二 羊肚子手巾

崔二爺他把良心壞，

李德瑞支差一去不回來。

老雀死了公雀飛出窠，

香香一個人怎過活？

有心去找游擊隊，

狗腿子照着走不開。

送米來又送麵，
崔二爺想把香香心買轉。

上請這個央那個，
一天來勸兩三遍。

硬的嚇來軟的勸，
香香至死心不變。

一天哭三回，三天哭九回，
鐵石的心兒也變軟。

人不傷心不落淚，
羊肚子手巾水淋淋。

羊肚子手巾一尺五，
擰乾了眼淚再來哭。

房子後邊土坡坡，
瞭見寨子外邊黃沙窩。

沙梁梁高沙窩窩低，
照不見親人在那裏？

房子前邊種榆樹，
長的不高根子粗。

手扒着榆樹搖幾搖，
你給我搭個順心橋！

隔窗子瞭見雁飛南，
香香的苦處數不完。

「人家都說雁兒會帶信，
捎幾句話兒給我心上的人，

「你走時樹木才發芽，
樹葉盡你還不回來。

「馬兒不走鞭子打，
人不能回來消上兩句話。

「一坨塔石頭兩坨塔磚，
你不道妹妹怎麼難！

「滿天雲彩風吹亂。
咱倆的婚姻叫人攪散。

「五谷裏數不過莢豆圓，
人裏頭數不過咱倆個可憐！

「莊稼裏數不過糜子光，
人裏頭數不過咱倆悽惶！

「想你想的吃不進飯，
心火上來把嘴燎爛。

「陽窪裏糜子背窪裏谷，
那達想起你那達哭。

「端起飯碗想起了你，
眼淚滴到飯碗裏。

「前半夜想你點不着燈，
後半夜想你天不明。

「一夜想你合不着眼，
炕圍子上邊畫你眉眼。

「叫聲一哥哥快來救救我，
來的遲了命難活！

「我要死了你莫傷心，
死活都是你的人。

「馬高銜短扯首長，
魂靈兒跟在你身旁。」

劉二媽來好心眼，
香香難過陪上。

得空就把香香勸：
「可憐的娃娃，不要傷心！

「有朝一日游擊隊回來了，
公仇私仇一齊報，

「活捉崔二爺拿繩綁，
狗腿子白軍一掃光！」

三十三顆蕎麥，九十九道稜，
傷心過度，香香得了病。

天不下雨，莊稼顏色變，
面黃肌瘦變了容顏。

帶病做了一雙鞋，
含着眼淚交給劉二媽。

「劉二媽，這雙鞋托付你，
我死後，一定要捎給他！」

「送去鞋子把話捎：
他只能穿我做這一雙鞋子了！」

三 團 圓

崔二爺發了火：
「死丫頭這樣不抬舉我！」

黑心歪尖賽虎狼，
下了毒手搶香香。

七碟子八碗擺酒席，
看下的日子：臘月二十一。

崔二爺娶小，狗腿子忙，
坐席的淨是連排長。

當兵的每人賞了五毛錢，
猜拳賭博鬧翻天。

香香哭的像淚人，
越想親人越傷心。

紅綢子襖來綠緞子褲，
兩三個老婆來強固。

香香又哭又是罵：
「姓崔的，你怎麼不娶你老媽媽？」

「有朝一日遂了我心願，
小刀子扎你沒深淺！」

聽見只當沒聽見，
崔二爺當炕上抽洋烟。

過足了烟癮去看酒，
推推讓讓活像一群咬架狗。

你敬我來我敬你，
燒酒喝在狗肚裏。

你恭喜來他恭喜，
崔二爺好比是他親大哩。

崔二爺來笑嘻嘻：
「薄酒蔬菜，大家要原諒哩！」

「我娶這小房，靠大家，
衆位不幫忙，就沒法！」

「本來該叫她來敬敬酒，
酬勞諸位多辛苦。」

「腦筋不轉只是個哭，
往後開了再叫她補。」

「這個女人本來賤：
看不上有錢的要窮漢，

「窮骨頭王貴掙又強。
胳膊扭大腿他犯不上。」

「我和她這婚姻天配就，
東搗西搗，沒脫過我的手。」

「從來肥羊大圈裏生，
窮鬼們啥也鬧不成！」

「說來說去還是我說的那句話：
太陽會從西邊出來嗎？」

喝酒賭博寨門口沒放哨，
游擊隊悄悄進來了！」

槍聲一響亂喊「殺！」
咱們的游擊隊打來啦！」

一人一馬一桿槍，
咱們游擊隊勢力壯！

大刀、馬槍、紅纓槍，
馬槍、步槍、無烟鋼。

白軍當兵的那個顛打仗？
乖乖的都給游擊隊繳了槍。

點起火把滿寨子明，
莊戶人個個來歡迎。

連排長沒兵，酒席桌前乾着急，
崔二爺怕的鑽到炕洞裏。

連長跑了抓排長，
一個一個都網上。

崔二爺混身顛不踏踏，
網一個老頭來看瓜。

連長翻牆往外跳，
冷不防被牛四娃抓定了。

聽見槍響香香笑，
十成是咱游擊隊打來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
翻起身來跳下炕。

走起路來快又急，
看看我親人在那裏？

隊長跟前請了假，
王貴到上院來找他。

滿院子火把亮又明，
不見我妹妹在那裏？

遠遠瞧見一個新媳婦，
上身穿紅下身綠。

馬有記性不怕路途長，
王貴的模樣，香香不會忘。

羊肚子手巾脖子裏圍，
不是我哥哥是個誰？

兩人對面拉着手，
難說難笑難開口。

一肚子話兒說不出來，
好比那，一條手巾把嘴塞。

掙扎半天，王貴才說了一句話：
「咱們鬧革命，革命也是爲了咱！」（完）

